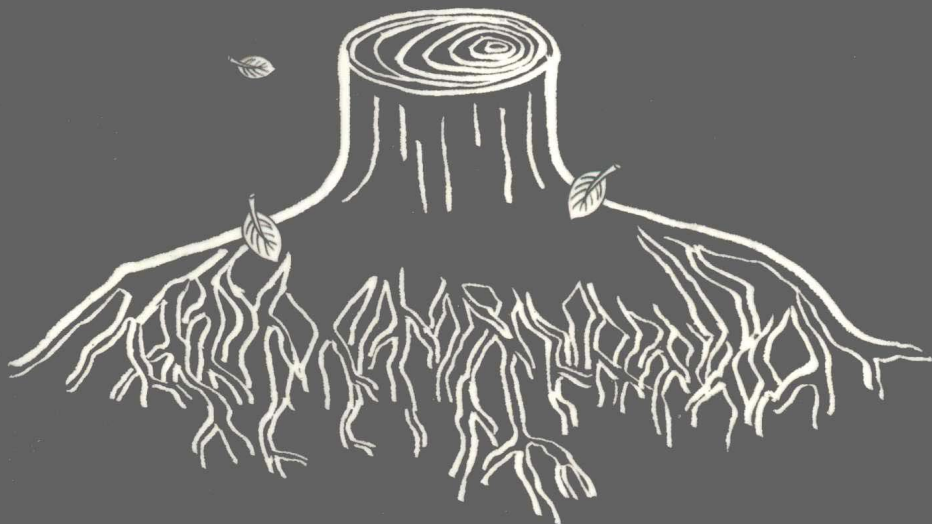




如丧

/我们终于老得
可以谈谈未来/

高晓松  著



如丧

——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
高晓松 著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丧: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 / 高晓松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30-6742-4

I. ①如… II. ①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2932 号

选题策划:琅 川

著 者:高晓松

责任编辑:赵 可

封面设计:芦 玮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设计制作:姚姚工作室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时隔十二年，为出版第二本文集，坐在洛杉矶垂垂夕阳下校对文稿，看到歌词部分时忽然瞥见好多年前给叶蓓的几句词：

夕阳 你温暖的肩膀
我柔软的心房
大地以及忧伤
每一天在我心上
我为你舞在远方
我是你的花 我不管春天有多长

正好在夕阳下，正好在远方，看了这几句，想起当年当日，有柔软的心和狰狞的表情，现下，表里正好换了个。

还好有这些文字，记录下心如何变得狰狞，表情如何愈发平静，人如何变老，变成年轻的自己看见就想死的那副模样。

所以我只校对了错别字和标点，从前的傻逼想法和傻逼文笔，统统留在这里。就像不要去给黑白老电影上色，不要用高科技修补泛黄的照片。文字还能写若干，可若干个斑驳的疤痕在土里埋了许久，要小心保存。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小说”，估计会有许多人说是自传。我不承认，因为我不信任记忆，虽然有许多人名确曾存在过，但我猜我们之间的关系半真半假，如同烧茄子虽然也还是茄子，但种下去啥也长不出来，没了生命，真的也成了假的。干脆编进两纸小说，大家图个痛快。各位家眷请勿将配偶对号入座。

第二部分“电影故事”主要都是在美国这几年写的，有剧本，也有大纲或故事。其中《林徽因》、《侠客行》、《唐》都是真人真事做了一点演绎，其它的都是编的，包括为了迎合好莱坞编得邪乎的《郑和的洋》。大家当故事会看看，古今中外，挺全乎。

后面的杂文，其实我更愿意叫散文，比较真实记录了一些变老过程中的瞬间。这部分被出版商删去的最多，不是政治原因，我一直不太关心政治，可能他们觉得好多东西无聊吧。我没坚持，如同我的音乐和电影一样，我坚持卖钱的东西就要听发行商的。至于我觉得有聊大家觉得无聊的那些，自己留着以后给女儿看看，让她早点得知成长是一件多么琐屑的事。

附送的歌词有29首，都是《青春无悔》之后写的，占我发表过所有作品的三分之一，之前的已经出在上一本文集《写在墙上的脸》中。这是我看家的手艺，就不吹了。感谢网络盗版，大家可以把这些歌按顺序下载，编成一张超长的专辑，留给生活中走失的两小时。

迄今为止，我把所有喜欢做的事情都做了，并且除了恋爱和旅行，都已换成了钱，虽不多，够生活。感谢所有衣食父母，包括我父母。所有人都老了，再没人死于心碎。我数着日子和钱，等着永逝降临。

晓松

2012年3月5日



目录



序 · 001

小说

写给1988年暑假的高晓松 · 003

如丧青春 · 020

电影故事

林徽因 · 059

侠客行 · 101

1421——郑和的洋 · 106

失去的七天 · 109

王朝之卵 · 116

唐 · 125

圆梦镖局 · 128

彩虹公寓 · 133

纹 · 140

爱音乐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青春无悔 · 173

万物生长 · 175

我心中的超女 · 176

超级女声 · 179

给李宇春写的新歌 · 182

曾轶可 · 186

谭某某 · 188

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 190



目录



- 说说网络歌手 · 192
麦田，走过十年 · 194
少数民族能歌善舞 · 196
音乐的未来应该是免费的 · 199

岁月一首逐梦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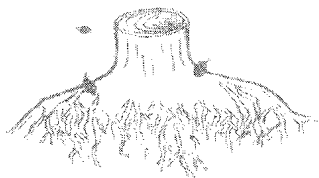
- 秋夜答君心 · 205
写给妈妈的新书 · 207
写给《爱我就没有明天》 · 209
往生 · 211
那时花开 · 213
江湖一轮 · 215
北京 · 218
除夕 · 220
上海 · 222
天鹅湖畔的中秋 · 224
如果我是女的且长得好看…… · 225
一顿饭和四个青年的背影 · 228

媒体专访

- 笼中对 · 233
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 · 247

矮大紧微博语录 · 261

小说



写给1988年暑假的高晓松

寄往：无尽岁月

寄自：北京东城看守所

我们终于老得可以坐下来谈谈未来。

所以，小子，别急着边走边看，找个楼顶，最好风和日丽，视野开阔，带上手巾，对了，一定要有栏杆，省得你小小年纪想不开，看完信直接跳了。

知道你爱听好事儿，报喜不报忧，先把好事儿告诉你：我替你娶了一大美女，别激动，丫那会儿才一岁，在河南一小城里吃奶，没空被你目击。

丫还给咱生了一小美女，四肢齐全坚强豁达，沉鱼落雁眼睛不眨，堪称奇迹。

关于你的理想，至少表面上看应该算实现了，主要是你命好，大师们死的死颓的颓，再加上你脸皮厚，拿那点三脚猫的手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乱拳打死老师傅，竟使竖子半夜成名。

咱爹咱妈都还活着，脾气都变好了。咱妈紧跟时代，开车电脑谈恋爱。咱爹写写书喝喝酒，越来越宅。人们说世界变快了，可我数了数，也还是365天围着太阳逛一圈，还行。

老钱还是咱铁哥们，丫生了俩，这两年有点颓。不过别担心，最近全球变暖，为了坚持能量守恒，大家心里纷纷变冷，颓的不是一俩个。不过咱还

好，咱脸皮厚，保温。

老狼竟然还和潘茜在一起！而且甚至并结了婚！我替你去了婚礼，他俩拉着我哭，我知道其实他俩是想拉着你哭，但找不到你。老狼生不出孩子，因此也颓了。

好了，好事就这么多。嗷，对了，祖国欣欣向荣，超英赶法，连日本也不是对手，听说现在GDP（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啥缩写，没关系，大伙都不太清楚）已经排世界第二了，大家都开上了一种叫私家车的——别提了，倒霉就倒霉在开车这事儿上，一会慢慢跟你说。

前一阵郑岩说八年来第一次回国，求谋面。可惜我那时也在米国（美国），没谋着。你别急，听我说。你们后来没多久就分手了，原因仅仅是因为人家帮你背的琴不小心掉在地上摔了个口子，你丫竟然当街跟人分手，骑车扬长而去。真孙子。

记得那时候你最爱拽俩书名：《霍乱时期的爱情》，《更多人的死于心碎》。那时的文艺女青年多好骗呀！俩书名！

好了，因为你，我现在正翻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你没听说过这本，04年老丫的快八张儿时写的，我翻成《昔年种柳》，纪念一下你不靠谱的青春。这本里有句话剽窃了《霍情》：“一个人最初和父亲相像之日，也就是他开始衰老之时。”当然我不会翻得这么酸腐，但最重要的是我越长越不像咱爹，活生长成了一个杯具（这是现在网上流行的词，学着点。嗷对了，网上的意思就是好几亿人在一种叫互联网的气体里瞎JB逗。互联网是什么？这我可解释不清了。你丫那会不好好学习，净天天上当，导致我现在科学知识贫乏，你大爷的）。

再也没人死于心碎了，一种叫麻木的特效药治好了这种鬼病。大家现在都死于各种奇怪事件，俗称天灾人祸，说出来保证你不信，还是不说了，反正没人死于心碎就对了。

郑岩的事儿还有一插曲：你俩分手后六七年的光景，丫跑到汇源公寓来找我，那时候咱发财了，住在你没见过的高级公寓里。丫说跟你谈恋爱时你只会接吻不会干别的，逼得丫后来把贞操给了别人，其实也不是啥外人，是

老狼这孙子的八中同学。丫说觉得你亏了，就在跟八中那哥们出国定居前一天跑我这来乱搞了一次男女关系，算是纪念你们俩霍乱时期的爱情，免得出国死于心碎。

郑岩说完了，你还想打听谁？

你那帮大学同学有一半现在米国，包括我，我们有组织有预谋地起早贪黑建设着米国，实践着你们“厚德载物，勤劳致富”的校训。你们班李松太不靠谱，竟敢在硅谷这种神圣的地方给咱戴绿帽子！不过还好，是前妻，你那时候为了方雨老往贺大跑，丫就是那的，比方雨小几届，认识三天结婚不认识两年离的，跟你汇报下。李松这孙子当时给建筑系那大情B戴绿帽，你就觉得丫不靠谱，结果我没听你劝，还把丫当哥们。不过丫给人戴了一辈子绿帽，最后为了搞个绿卡硬是娶了一宝岛大丑女，报应得不行不行的。

我干了一傻事：你们初中同学毕业20年聚会，我知道你那时候想赵建晖想得红毛眼绿，死活把俩人手都没拉过，就同过半年桌外加玉渊潭湖边站过俩小时当你初恋，于是我告诉大张罗李伟时说，赵建晖不去我也不去。对了忘了告诉你，为了纪念你丫手都没拉过的倒霉初恋，我写了首叫《同桌的你》的歌，有小半年差点成了国歌，狠狠搞来一些名利，一直吃到现在。接着说你们同学聚会，规定进屋就挨个指认，认不出一个罚一大杯酒。我给你丢了人，我认出来所有及其他，就是没认出赵建晖，因为丫居然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美。丫嫁了一医生，原因是丫也是个医生。你说俩医生晚上躺一起，两坨器官和组织摊在那儿讲卫生，怎么弄啊！怎么把长发盘起呀？

咱现在有钱了，但我还是老去西四那家延吉冷面，你记得那时候有个站门口一脸不耐烦的小姑娘服务员吗？人现在当经理了。见着老客人就眉开眼笑，毫不矜持。我去了，还是你定的老三样，拌肉、泡菜、大碗儿。我记得你那时候四毛五一大碗儿，现在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爷爷奶奶外公小姨都死了，奶奶走的时候是我致的悼词，我说大家鼓掌吧，奶奶用了九十四年的时光证明了不管这国家多苦，都有人活着。大家鼓掌，那次也见到你妹妹，她也鼓掌，其实那时候她已经快离婚了。她委托我去和你妹夫，一个两米高的德国鬼子谈判离婚，我去了，你猜你妹夫说什么？

丫竟然说你妹曾发誓永远爱他！我说操你大爷，你丫以前没跟女的说过永远爱人家吗？你丫不也跟N多欧盟妇女发过誓分过手后来又娶了我老妹吗？你丫装什么大个的！你猜怎么着？我跟丫谈好了，后来你妹又不离了。你妹说反正也没啥好男子，原来她说过其实嫁给你还行，至少门当户对。后来觉得你也不靠谱，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外甥女好歹也得有个爹，就没离，搞了一种叫分居的勾当。

我去了一趟你一直想去的苏莲托。那时我在那不勒斯百无聊赖，拿着地图各种看，结果看见了小镇 Sorrento。我连夜开车沿着海边悬崖峭壁长途驱到那，在海边替你唱了《重归苏莲托》，最后转调那没唱上去，鞠了一捧，买了个泳裤游了会儿泳。白天有个意大利姑娘让我帮她擦防晒霜，结果她汗毛很重还有晒斑，破坏了苏莲托的美感。我就去了安科纳，把车开上船，横渡了小半个地中海。我知道你喜欢海，所以去了很多海边，还给你写了个又骚又长的文叫“处处是海洋”。没想到离婚后你前妻把我的书和手稿堆在一个车库里，我转了一大圈最后找到住的地方再去拿时已被耗子啃光了，包括你那时候淘来的元代出版的《马氏文通》和英国日不落时期古老地图集，对不起，我那时候有点迷茫，该丢的都丢了。

离婚后我替你试了试“花”是啥感觉，太花了，还是别说了，省得你这会儿就跳下去了。总之没什么意思。有一次我和郑钧在丫开的不靠谱的酒吧包房里爬梯，我俩都喝大了，丫跟我说丫吓了一大跳，我说为啥？丫说这屋里的姑娘丫都上过！我顺着丫的中指看了一圈，我也吓了一大跳！所以说没意思，都是亲戚。还有一回我把一个刚认识的堪称美的文艺女青年骗回家，完了事问丫的看上我哪儿了怎么这么不矜持？丫说操你大爷你真不记得我了，我十八岁那年的贞操就给了这张床，你丫连床单都没换！那时候我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我问丫现在多大了？

丫走了，给我留了封长信，文笔如椽，比安妮还宝贝。对了，你不知道这个女作家，我想给你介绍下，伊是个日本人，名叫安妮宝贝，用日语写作。你知道日语，说明白个意思得花比中文多三倍的字儿比如我爱你你就得说“阿娜达娃阿姨洗带路”这么多，不忍睹。

丫的信就是这么长，我只记得每段开头都是“多少次，我——”，看意思其实一共就两次。你知道，女人永远说我在等你。其实是等来谁算谁，那

次算我脑袋上了。我估计那事是你干的，你忘了告诉我，让我很苦恼。

有一年，其实就是第二年，那时你刚上大一，天气不太好，大家都很愤怒。有几十万读过和没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学生在街上抽风，喊了很多口号，其实都是一种节奏，是一种简易版的秧歌。跟体育场里喊谁谁谁加油谁谁谁傻逼一个节奏，听得围观的无知群众昏昏欲睡，当然无知群众也喊一些口号，是纯正的秧歌节奏。总之你在穿着白大褂的北医队伍里发现了郑岩，那会你们分手差不多半年了，你已经跟咱四中那个黄毛混血小丫头好了。黄毛混血被一些自称学生领袖的外地人看上了，你知道，就是在大学里挨好几顿揍还吟裴多菲诗句的那种南方人，他们非让黄毛混血去春游，你说这姑娘才高二，南方领袖说高二也可以春游，就把黄毛混血拉去当广播员了，见一面还得四个南方人批条子，册那娘。结果你就遇见郑岩，然后你俩别上校徽带上学生证就去了火车站，对了，那阵子吃饭理发泡澡堂子坐火车亮出学生证就都不要钱。

你俩在火车站拼命挤 13 次车去上海，你俩为嘛要去上海？要是我就去拉萨。嗷对了，那时拉萨还没通火车。总之你俩没挤上去车就开了，每个车门外面都挂着几个莘莘学子，像肛门上挂着没拉干净的屎。你俩又转身扑向去福州的 45 次，因为听说上海真茹站会停一分钟。你脖子上挂着郑岩的小包挤上去了，郑岩还在站台上，因为她比较胖你比较瘦。忘了告诉你，我现在已经 170 斤了，脑袋比你那时候屁股还大，嘴显得很小时，不是很和谐。

总之郑岩冲你喊说包里有一百块钱你用吧然后就走了，其实她没动是火车开了。你正好身上一分没有，正好。然后你就被春游荷尔蒙载体们挤到一个身材婀娜的大眼睛面前，其实没有面前，是被迫全身严实合缝紧紧贴在一起，比冬天裹在军大衣里的情侣们贴得还紧的那种。你看见她巨白的胸前挂着北外的校徽，她也看见了你的。那时代没骗子也没办假证的，于是你俩就攀谈起来。作为春游的俩逃兵，你俩谈起了爱情，我还记得大眼睛问了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男朋友身上老有一股黄豆味儿？你说因为丫肯定没事儿就手淫。彼时周围虽然挤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别人都没听见这句让大眼睛沉思的淫句，那时候正好来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别人都伸出头去冲着那列车用秧歌节奏喊一部分春游口号，没听见。大眼睛后来哭了，弄得你的确良青

衫湿。

由于你本来去上海也只是为了吃生煎，而杭州不但有生煎还有小笼，于是你跟着大眼睛去了杭州，谈了一星期恋爱，其间还路过杭州春游学生集散地武林门广场，认识了春游青年郑钧。当然你没印象了，是后来郑钧跟我说的，他让你代表首都学生发言，你说春游了不用上课不用期末考试不用军训很好很强大，至于春游的意义南方人会告诉大家。然后就和大眼睛去西湖边看一只海鸥慢慢掠过水面，甜蜜而忧伤直到树丛里有个近在咫尺未被发现的南方人忽然说：你们怎么不说话了？我喜欢听北京话。要不要啊！

一星期后春游失败了，你和大眼睛在杭州火车站成千上万呼天抢地要去北京给孩子收尸的家长中间壮烈分手，为了悲怆的祖国，决定素一阵再说。

后来你被爷爷关在爷爷家里，每天看雨水打在二楼青色旧瓦片上，吃了很多生煎和光明牌中冰砖，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歌。我记得名字巨恶心，叫“逃出城市”，恶心得我都不好意思用书名号概括。

再后来你和近两万名白吃、白喝、白玩、白闹了一暑假的同学一起，被大铁门锁在学校里反省，大家都写了半页纸的检讨。只有中学大学一直被你欺负，以致在大好时光里啥也没吃喝玩闹上，并且春游期间每天坚持按课程表去无人教室上课的预备党员谢皮同学，掏心掏肺写了22页深刻思想汇报。你问谢皮你丫啥也没干，写这么长干甚？谢皮认真地说：“我动摇过！”然后丫端着脸盆吹着口哨由于卸掉了心灵包袱而无比较轻松地走到水房门口，纵身一跃，脑袋撞在门框上，缝了14针，差点把眼皮缝上，千真万确。

最后你终于翻墙跳出铁门去了北外，穿着咱爸从米国星期天旧货市场给你寄来的一身的确良耐克，拿着一把被郑岩摔坏了又被胶水粘上的吉他，和一首你写的英文情歌，因为大眼睛是英语系的。结果在人家三号楼门口台阶上坐了一下午，看见大眼睛从一个英俊挺拔男生自行车前梁上飘然落下，说：“你来了，这就是我男朋友。”

你闻到一股新鲜黄豆味儿，然后说我想给你唱首歌。大眼睛说这不好吧，祝你幸福。跳上前梁被自行车运走了。你丫这个没出息的竟然无语凝噎，然后在人家三号楼台阶上弹着胶水和吉他唱了那首倒霉英文歌，哭得跟鬼似的。也不知是为失败的春游还是失败的爱情。后来大眼睛和她的上铺，老钱的前女友爱丽同学一起去米国，俩人都在旧金山混吃等死。我好像在那见过她们，

也可能只是通了电话，要么就是老钱和她们通了电话。反正她们很想念我们，有时候还谈起我们长吁短叹什么的。大眼睛的手也很大，巨柔韧，能用手背抓起一个苹果，令人发指。

我该打铃睡觉了。最近老有个非常脸熟的人推着小车来卖饼干和桃酥，跟我打招呼，我觉得我跟丫见过很多次，但一次也想不起，也许你见了能想起来。查房了，明天继续。

昨儿净说妇女们了，今儿汇报下你那帮哥们：你们乐队后来越玩越死亡，你觉得太躁太吵，背着组织偷偷写骚柔骚柔的情歌，大家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艺术分歧。你和老狼于是愤而南下海南岛勾引歌厅领座和领班骗取免费花生米和夜间小听众，继而被歌厅开除，四处流浪，半夜成名。你丫是不是特想听你怎么成名的？要我说，真难以启齿，就像人家问我怎么把大美女弄到手一样难以启齿。总之你 24 岁成名，变成了我。老狼也成名了，变成各种才不双貌不全文艺女青年的宠物。丫也趁机宠幸了几个，每隔一阵就狼奔豕突在细雨中呼喊并以面洗泪，实现了把生活搞得狼狈不堪的梦想。

你们乐队在清除了你们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成功走上了死亡迷幻金属的羊肠小道，咬牙坚持了十年。期间发生了经纪人徐涛毕业开了小装修公司继续养乐队的先进事迹，也发生了李丹先嫁给蒋涛又离婚嫁给戴涛或者顺序相反的摇滚乐队规定动作。豆腐转了一圈嫁给了许宁峰，表明当年跟你们乐队混的姑娘们确实靠谱，至爱亲朋。老尹也想和大家同归于尽，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时请你去她家喝酒听原版打口唱片，你俩听了半夜你才发现客厅里支了一架钢丝床，被褥齐全还有枕头，你丫也不知真喝多了还是假的躺那了，老尹趁势钻进被窝，你丫一下醒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半推半不就死活不越过友谊边界云云，其实主要是那时你还是处男，怕人知道传出去丢人。老尹自然不明就里以为你嫌人家胸小，恼羞成怒将你半夜轰出门。

那天你独自走在雪花纷飞的六铺炕，觉得路灯孤单至遥不可及，没有车辙和脚印的路不知通向哪里，那时你想起了我，你很想跟我说说话可又不太信任，我怕我嘴不严，怕我混得不好成了远房穷亲戚连累你，又怕我没人疼没人爱跟你抱头痛哭，尤其怕我其实已经死了只是一缕怀才不遇的冤魂。你

想了很多，一直到雪停了有流星或者航天飞机划过，你那时许了个愿，你还记得吗？

十年后你们乐队解散了，杳无音信。我遇见过蒋涛，好像他有什么活儿找我，去没去我忘了。再见面我已忘了他和你共同发起组乐队的狰狞岁月，把他当成圈里一个小职员对待，后来就没再见。

你结拜的哥们和哥们的女朋友们下场都不太好。老大倪勇不知所终。老二李清华当了律师，据大家说变得鸡贼不堪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老三盛志民狂爱艺术，先是跟我去圈里混，后来跟孟京辉、陈果、张扬搞艺术间或被艺术搞，再后来自己当导演拍些乡下苦逼根儿进城翻白眼儿类型俗称第六代小电影，我在柏林电影节下着大雪的街上和庆功酒会外面的廉价酒肆里遇见过他，给我介绍操着各种倒霉英文、言必反好莱坞的小型艺术金刚若干，他和他女友或老婆一起承包了三四个欧洲小电影节在中国的选片人角色，大量输送乡下苦逼根儿进城翻白眼儿。老四李国江有一天忽然出现在一家游戏公司当副总，为照顾我生意让我帮游戏做个音乐剧，我写完了录完了正要交活他们公司忽然又倒闭了，欠了我20%尾款，于是我也欠了大家的，反正我没亏，他也没因此被扣工资，最后还给我发短信说下次一定补齐，挺仗义。我去年带着老婆闺女回国，在动物园海洋馆遇见老五陆毛，也带着老婆闺女，我们各自抱着挺沉的孩子聊了一分钟，各自问了问这老婆是不是你的、这孩子是不是你的之类，得到肯定答案后就分开了，本来想留个电话，结果抱着孩子腾不出手，就算了。老七叫什么我忘了，我猜你也记不住，小屁孩还挺高，除此没印象了。

你还记得陆毛的前女友麦薇吗？190中大校花？俩人天天中午吵架晚上做爱？麦薇后来傍了个大款老王，我和老王第一次见面是在麦薇介绍的31种冰激凌里，一见如故，就带着麦薇和老王秘书去白洋淀打野鸭子。开始跟渔民伯伯说好连船带枪一共一千，结果追了一天满身水，连他妈个公社里的小鸭子也没瞅见。黄昏时渔民伯伯说哎哟坏了，野鸭子是候鸟，这季节还在阳澄湖呢，然后就熄了火要求结账。掏钱时老渔民一口咬定说好了是一千一共四千，我怒了，手持五连发高声叫板，忽然从白洋淀四面八方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驶出无数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杀气腾腾的风。